



前奏

車子在高速公路上升穩地前進，窗外的藍天白雲，遠山近樹都顯得極悠閒。

佳作

初夏已驚

再見仍然

忽然，

一朵橘紅色花朵閃過眼前。我一面找出眼鏡戴上，一面不停問自己：不是該到春假返家時才能見到那一樹燦然嗎？會不會是我看錯了？

然而，鏡片前的木棉昂然立著，伸展光禿的枝桠，撐

起零星的花朵，襯著遠近濃淡不一的綠，自有其頓挫不群之美。想起巷子裡那株孤單的木棉。

——明天註冊完，該繞進巷子裡去看看那株木棉。或許，花早開了！

窗外的木棉不停地後退，交換著進出我的視線。而我對木棉曾有的記憶與心情卻緩緩浮現……

●評語：

宋德喜

文字簡潔平易，藉著不同場合所見的木棉花，發抒一樣濃郁的情懷。題目稍嫌冗長；每次對木棉花的心情體驗，欠缺一種主題的連繫，是其向壁之瑕。

／王雅穎

1

初識木棉，緣於國中時一次偶然的閱讀。

故事裡男孩的深情、女孩的堅毅都叫我感動；然而，最令

我印象深刻的卻是那棵名喚木棉的樹！



在新葉抽出嫩綠的春色中，竟有這麼一種樹開了一樹的花，沒有綠葉的烘托，仍能在花葉爭輝的春光突現自己的丰姿。這該是怎麼一份瀟灑的風采！

於是，我將這份心情深深藏著，並期待有一天能和這份心情相遇在木棉樹下。

2

國三編紀念冊時，一個女孩找來一首詠嘆木棉的新詩，並希望能有一個完整的空間鑲上這首詩。

同學們基於版面的考慮拒絕這個提議。女孩臉上的難過毫不掩飾地流露。我心有不忍，也喜歡小詩的簡單清麗，於是建議將詩句化整為零在空白和縫隙處蜿蜒纏繞。

——不，我要的是一個完整的空間，是主角而不是配角。女孩堅決的語氣和無聲的淚水叫我驚異。

後來，竟通過女孩的「提議」！

我卻忘了問她：到底是喜歡詩？還是木棉？

3

小高一的生活本該多采多姿，然異地求學的我總顯得格格不入。

當同學開始發展彼此的友誼時，我卻勤於聯絡老同學，藉著沈重的書信記錄起伏的心情。

第一個春假來時，同學北上，相約一同逛逛台北，再到台中找老師，然後回家。

拿著公車手冊、背著背包，我竟也在大街小巷穿俊自如，才發覺：台北的陌生並不那麼陌生！

「木棉！」公車上的我指著窗外的行道樹喊著，無視於旁人的目光及同學的探問。

是木棉，雖然不曾見過，但我清楚知道消逝在車後的木棉道就是我記憶深處的舊識！

台北？我莫名地笑了。



排。眾人無言。

我獨自走出教室，倚在欄干上望著空曠的操場。

平時擁擠的操場竟顯得淒涼、滄桑。

將視線調回樓前的綠意，我猛然一驚，在翠綠、深綠相襯的樹叢間，竟有數朵豔麗的木棉綻放。

近在咫尺！

眾裡身他千百底，

晏然回首，

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

4

離開逢甲大學之後，老師帶我們前往東海。

公車上，老師竟巧遇大學時的教授。於是我和同學逕至車後落坐，一面為這難得的巧合感到高興。

喜悅的心情、愉快的的話題、清新的風景、怡人的天氣，而路旁更有一排木棉如火如荼地開著，延伸著！

我貪婪地望著、瞧著，心中的歡喜滿溢。

是怎樣的緣份，讓我和我的期待這般不期而遇，在如此美麗動人的春天？

5

為了排練英文話劇，我提早結束春假回到台北。

一早趕到學校，卻因等不齊該到的同學而無法完整彩

留意？

為什麼？

詞句躍上心頭，我卻如受棒喝。一再責問自己：為何不曾

6

新鮮人的生活經過一學期的摸索後變得規律。

一個晏起的早晨，匆匆梳洗後便急急離開宿舍。為了避開上學的人潮，我走進平時難得經過的巷子。

不遠處，在一片新綠的掩映下，竟有一抹熟悉的顏色——是木棉!?

晴朗的天色，溫煦的晨曦，綠意盎然的巷子，卻沒能止住我的腳步。雙眼雖然流連在半空，心裡卻清楚知道已遲到了。我告訴自己：放學後再來！

而我竟忘了！再次踏入這條巷子，挺立的木棉早已綠葉成蔭，連落紅也不知所終。

升上大二之後，蹣跚、遲到再不能令自己反省思索。偶爾想起當初的堅持執著，竟也失笑。

7

春天再來時，我總是刻意走進那條長有木棉的巷子，緩緩走近，凝視那開滿枝頭的花朵。

而原本以為，一季的凝眸可以彌補刹那的錯過，卻驚訝於自己平淡的情緒，總是不曾駐足。

一回，同學拾起地上的落花，花瓣完整，棉心分明。知道我喜歡木棉，同學不發一言遞給我。

望著地上的殘花，我笑著搖搖頭，無言。
喜歡枝上招展的木棉，喜歡心中偶遇的木棉。

才明白去年的錯過竟是最美的邂逅。

8

花季過後，和同學到郊外走走。

當機車在一條大馬路的紅燈前停下時，我忽然指著對街天空失聲喊出：「木棉！」

話一出口便即後悔，身前的男孩不會瞭解我對木棉的情愫，也無法理解我的呼喊聲中所蘊藏的驚喜。

而我無從解釋亦不願說明。

只見男孩望了一眼便同身邊的人閒話起來。

我不免暗自慶幸，竟也有一絲悵然——

峭立枝頭的木棉終於漸行漸遠。

走出視線，卻深駐心中。

餘響

自巷口望去，木棉橫伸的枝幹斜斜垂下，枯黃的樹葉似墜若懸，疏落的枝葉間一粒粒的花苞點綴著，在四周新綠的烘托下竟帶點蕭瑟，渾不似高速公路旁盎然的生意。

台北的木棉尚未開花，然而，我心中的木棉不曾凋！